太內○以知閤門事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壅永阜陵○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由是侂胄愈橫○罷中書舍人陳傅良○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以趙彥愈爲四川制置使彥愈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並疑汝愚矣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十二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卷之十三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寧宗皇帝紀　附金元紀

諱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嘉王及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崩

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翫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之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乙卯　慶元元年金昌明六年○西遼天禧二十八年○夏天慶二年　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以李沐爲右正言三月趙汝愚罷韓侂胄

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論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太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旣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旣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史臣曰宰相之任其大矣乎以一身之微而寄社稷之重以一心之正而建萬事之中非其才足以經國智足以革姦德足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揆路然於經國之道革奸之術恐有所未盡焉蓋自神哲徽欽以來國家之有災禍匪降自天皆由奸人所召南遷之日亂猶未已此皆汝愚之所目擊者也世至光宗天將佑宋遂使汝愚獲居相位汝愚正宜澄澈襟度深戒遠謀力挽洪流痛清奸轍柰何於秉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不托諸忠信而托諸奸

邪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
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鏜曰彼宗姓
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於是使李沐奏
乞罷趙汝愚政柄以僉安天位杜塞奸源汝愚不能自
直竟出浙江亭待罪雖以章頴徐誼上疏乞留太學生
楊宏等六人上書力辨禍終不解復以楊宏等指斥乘
輿扇搖國政編管宏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嗟乎編管之
禍偽學之禁非由趙汝愚不能革奸有以致之歟此君
子所以深嘆汝愚決策於不仁之人也雖然凡不避權
勢而能糾劾姦邪者必為世之忠臣勢傾中外以私憾

而斥去忠良者必為世之姦臣故自范仲淹歷詆大臣
不法大臣忌知落職知饒州使後之姦臣莫不指此以
為國禁而屏竄正人矣史稱寧宗天資明朗禮貌大臣
而不能明此其與昏佞同歸者何歟蓋以惑於侂胄定
策之功溺私懷惠不欲涇渭其實爾噫汝愚罷相宜哉
○敗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頴知臨
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
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閫重鎮乞令奉
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
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

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
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
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顥誼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
為黨背斥之黜音褫黑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
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
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安
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尋改吉州祖儉
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為右丞
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竄太學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
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
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
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
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顥李祥楊簡發於忠激
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
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
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
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尚邪竄李沐以

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
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爲
○以李沐爲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爲右正言○五月金命
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韃等
部○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眞偽以辨邪
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伸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
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
從遊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
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
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眞情熏潔好脩乃偽情耳

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
自安矣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偽而
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
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眞偽之徒言行相違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偽以
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元卿燮武皆罷陳伸汪逵入劄子
辨之亦被斥罷○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何澹乞屬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史臣曰嗚呼道原于天而具于人人如日月星辰之麗
天如粟菽布帛之濟世無一日無之亦無一人不有也

但所禀有清濁粹駁所得有先後淺深禀之清粹而得之深且先者則是道既具於已而又推以及人或行之一身或明之以書非我有而人無我獨見而人皆不見也不幸世無聖賢而其遺書成法布於簡冊者故在苟有志於爲學或從師友以求或即簡編以究各隨其所至而有所從入也惟用功有不同故所得有至有不至吾惟知吾所當知者而已而不是已以非人行吾所當行者而已而不必人以同已如是則是爲已之學孔門所謂君子儒者也學以爲已而不求異於人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有見吾之善者未必不興信從之心聞吾之風者未必不起羨慕之意又豈肯怒罵謗訕而至形於謠言奏牘也哉所以至於如此者必在我者有以來之也使一時講學明道之君子皆如濂溪明道豈有是哉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明道怒人而人不怒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況肯肆言以排擊之或爲是學者未至於太公無我之地而所傳不能以無弊學之者不能絕無欲上人之心而與物不能以無競此無他蓋在已者未至於及人而樂而人不知猶未能以無慍也其後流弊之極乃有一種淺薄之徒自是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而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互相

標榜以為高於一世之人甚至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以讀書窮理為戒曰我惟得之於心也時或作為語言本無甚異者乃遽相錄示驚駭讚歎以為古所未有傳播遠近惟恐人之不聞知一時隨聲附和者書牘往來互相推奬往往有閔世悼俗之言若真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及考其平日所存所行亦夫人耳甚者乃至於人不屑為不敢為者亦或為之非徒不知愧而反自以為高噫以一人之為偽遂使天下之人併其真者而疑之小人之無忌憚者得以藉口曰凡為是者皆偽也乃至形之奏章聞之朝廷立法以為厲禁而凡書所謂賢人君子者一切受玉石俱焚之禍矣嗚呼斯人之徒豈非名教之罪人也哉然則有志於聖賢之道而為儒者之學當柰何曰主敬窮理以脩乎已讀書講學以授其徒用則推行所學以濟當時不用則著書立言以俟後世不子子以立異不譊譊以啓爭

○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

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恰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鎣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嘗慶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之為罪云徐誼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然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怨之也劉屈氂漢武帝時為丞相會有告屈氂及昌邑王母李夫人呪詛帝欲立昌邑為太子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腰斬屈氂于市李林甫唐玄宗朝同平章事既卒楊國忠嗣之乃說安祿山使人告林甫與何思順謀反欲立壽王為太子帝信之詔削林甫官爵剉其棺戮其屍

四明陳氏曰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構斥死遐荒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

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十二月以朱熹為渙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

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繇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蓍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賈禍謂移禍於人也太史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者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其下必有神以守之其上必有黃雲覆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亮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爲胥特國所忌因罷去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九年○夏天慶三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四月余端禮罷○以何澹參知政事

棄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金初行區種法○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棄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煩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

蔣宗誼曰甚矣小人之欲富貴無所不至矣羌村犬吠猶迷習效以媚人而況攻擊道學隨得美官彼必攘臂而往更何所顧避邪夫道學之名有國者之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含笑喜其名之祥也豺狼梟獍

未必禍人而見者蹙眉惡其名之醜也有宋以來不幸
有道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道學之惠此爲君者之過也
若夫唐虞謳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蒞天下臣以正道
輔天子故治化之隆而詩書載之備矣及仲尼之聖時
逢戰國乃見侮於叔孫見誚於荷蓧沮溺之徒雖能少
試於魯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譬諸以商輅周鼎見售
於田夫野老反爲之所笑必不償其所直矣悲夫予嘗
觀宋自紹聖以及終世小人接踵用事君子隨進而隨
去何小人之多也盖用君子則君子進用小人則小人
進而君子小人不容並立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

常易進而難退此萬古之恒歎而亦國之存亡攸繫焉
況君子負道學之名於下小人柄天子之權於上彼何
以自容邪不納并而下石則彼之富貴其能安享乎此
勢之必然也故秦用李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儒生四
百餘人豈爲秦計歟乃一再傳而秦統絶宋用韓侂胄
有六經四書之禁著僞學五十九人之籍非爲宋謀也
亦一再傳而宋運去祖堯舜之治歷數世尤不能見其
彷彿蹈亡秦之轍未有不旋踵喪其國者諺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當斯際而五百人中乃無一豪傑如尹焞
者此又予之所扼腕而悲悼焉

○以張釜爲尚書郎官○作華文閣藏孝宗御集○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任進擬僞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猶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

○九月嗣濮王士歆卒○十月詔陳賈爲兵部侍郎以其常擊朱熹也○十二月罷秘閣脩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時臺諫皆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未有誦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爲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

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飧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

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

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所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妄言惑衆者曰簧鼓鬻湖寺在鉛山縣北敬簡堂在長沙府治後虓音豹奪也西山在建寧府建陽縣元定結廬其山理宗御書西山二大字表之石刻尚存春陵山在永州道縣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年○夏天慶四年春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邵褒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從之○四月以不袪爲嗣濮王○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八月金尚書左丞胥持國有罪致仕○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先是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卽除爲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并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

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高麗王浩以其弟皙權國事○金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度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陳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謙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譚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原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正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范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三十一年○夏天慶五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塋憲聖慈烈皇后吳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詔禁偽學○以丁逢

爲軍器監逢爲四川都大茶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卽薦爲軍器監○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育太祖十世孫興愿于宮中是時帝子兗沖惠王峻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遂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興愿于宮中年六歲矣

○以趙師睪爲工部侍郎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琛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皥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睪音擇皥音毫其後師睪以他事罷官諸生爲詩哨之曰曾學犬吠村庄之句卽指此也

○十月金造承安寶貨金大賚北鄙將士時銀每定以五十兩其直百貫至是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後浸雜以銅錫乃罷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三十二年○夏天慶六年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

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章駁奏袖錄黃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官而擢璉進義副尉○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和附偽學欺世罔上遂落職○吏部侍郎胡紘免○夏五月行統天歷○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祛卒○信饒江撫嚴衢六州建昌興國及廣東諸州大水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三十三年○夏天慶七年春正月戊子朔已亥皇子坦生○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三月前
秘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
纔四十六日家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
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
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
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
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
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已未
寢疾諸生惟兼賀孫蔡沉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此爲熹絕筆甲子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于正寢

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犇訃遠者
為位而哭蔡沉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將葬右正言施康年
言四方僞學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塟會聚之間非妄談
時人長短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
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時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
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
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
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
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

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

黄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虜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劉爚從熹遊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解周易解說雲莊外藁續藁行世仕至禮部尚書謚文簡號雲莊居士○劉炳字韜仲從熹學一以講道明理為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熹與蔡季通書曰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為棄井矣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是正又與黄直卿書曰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慕季通劉韜仲說欲相約東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見衰老之幸也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畧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學者稱曰陸堂先生○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喜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授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安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冠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

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瀆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蔡沉元定子也著書傳○安定郡王子恭卒○四月以不璺為嗣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及之以母喪去位○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事○八月太上皇帝崩璺音問

四明陳氏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蔽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構驚擾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

○京鏜卒○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時御史施康年林宋劾周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

旦周鈞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遂貶連州尋配欽州（欽州屬廉州府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祖泰夷簡五世孫性疏達尚義論事無所忌諱）○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豐朝饗太廟○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以與愿爲福州觀察使更名曮○皇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大尉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十四年亡夏天慶八年）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爲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七月何澹罷○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以賄賂宰輔覬求還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胄許之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庇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院○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

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絶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 夏天慶九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寖解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七月以子覿為安定郡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院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胄太師○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為衛國公

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 夏天慶十年）春正月謝深甫罷○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七月命殿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奉御阿魯帶為彰德府判

官金主自即位即爲北鄙阻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
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
斂日繁民不堪命懼宋人乘其隙乃命聚粮增戍於東南
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聞之乃嚴設守禦韓侂胄遂有
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奉御阿魯帶使還言於金
主以爲師期有日金主以其事生答五十而貶之○十一
月安定郡王子覿卒
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
夏天慶十二年
朝時有勸韓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
之議遂起既而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
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
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歆
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
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
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
八月張孝伯罷○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
栩爲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
巖兼同知國用使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師入
夏天慶十三年
鞏州來遠鎮唐州得諜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金主

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舊約撤新兵毋縱入境來遠鎮今鞏昌府寧遠縣唐州今南陽府唐縣○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竄岳于建寧府○五月詔以宋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僕散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畔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戚拱復漣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安遠軍今安徳府○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遂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罷宣撫司○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楊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

而忘然兵兇戰危若肯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之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大旱○師襲北陽殺金阿里根撤覩

○師焚黃澗獲金高顥○十二月金趙之傑來賀正旦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元年）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摑剌○三月以陳伸爲京湖宣撫使伸遂致仕（以上書諫北伐故也）○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陳景俊還自金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群臣以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致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更定比保法以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四月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追貶秦檜贈謚論秦檜主和誤國

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謬厲○復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新息縣今汝寧府褒信縣元省入息縣潁上縣虹縣俱屬鳳陽府

○金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其詔略曰天道好還蓋中國必有神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禮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之詞也

○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李爽帥師圍壽州○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皇甫斌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城固縣屬漢中府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均之父希瞿○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鄧友龍免以丘崇為兩淮宣撫使○田琳復壽春府○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女子己純佑未幾死○戚春敗績于邳州邳州屬淮安府○九月金蒲察貞取和

尚原○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真州今揚州）○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光化縣棗陽縣俱屬襄陽府）○金諜散探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探引兵至淮遣人窓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潛師度之）屯于尾梁河以控真楊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以陳讜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蒲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紇石烈子仁入真州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成州今俱為縣屬鞏昌府）○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紇石烈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楊州走○金完顏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容受之翌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四明郡今浙江寧波府）○薛

叔似陳讜免以兵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
程松自興元逃歸以曦叛故也
元太祖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世為蒙古部長
帝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
大臣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在位二十二年崩
按元之初未有國號至世祖之時始稱其國號曰元今自此以後不著蒙古號而並以元稱之庶使讀者有所歸云
元主鐵木真即位于斡難河斡難河永樂賜名玄冥河建九斿白旗群
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斿力求反旌旗之屬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七上五今用九斿未全用天子禮也元之先有孛端又兒者母曰阿蘭寡居北漠屢
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荅吉次曰孛合撒
赤季曰孛端又兒一作孛敦察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母曰此兒非癡也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其後世為蒙古部長後世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曰
合荅吉曰散肘曰吉狎又謂之札即剌氏居于烏桓之北
烏桓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彼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一統志云和寧路城初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于此前後凡五朝大德間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和林路總管世
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孛端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
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温盤陀山跌里孛荅止近河南而生元主也速該因以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也速

該卒元主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忝赤烏部忝赤烏合
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元主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為十
三翼大戰于荅闌班朱思之野忝赤烏等敗去元主因得
少安時忝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
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忝赤烏部
遂微元主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乃蠻部長太陽可
汗心忌元主乃謂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
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
奪其弧矢乎阿剌忽思以其言來告元主會群臣議伐乃
蠻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爲言斡赤斤太祖弟也曰事所當

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別里古合亦曰乃蠻欲奪
我弧矢是小我也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而攻
之功當可成也元主悅遂伐乃蠻太陽可汗合諸部兵來
戰勢頗盛元主以哈撒兒主中軍大戰至晡太陽可汗敗
死諸部悉潰夜是墜岸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忝
和五年遂攻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
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而即位焉先是金主遣衛王
允濟往靖州受元主之貢允濟奇元主狀貌歸言于金主
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元主聞而憾之○元滅乃蠻執盃
祿可汗以歸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二年春正月丘宗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宗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宗奉祠繫係累也銜含璧也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贄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云銜璧者以其手結縛於後不能執璧故銜之○以陳自強兼樞密使○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改元下黃榜于四路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永安軍楊震仲以不受偽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自髡其髮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偽命曦怒命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逐崇之崇之遂趨成都與安撫楊輔議舉兵誅曦○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警輒露檄曰羽檄者以鳥羽插於檄以示疾速若飛一縱一橫謂之旁午言羽檄之多也○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號名將相下蔡縣今鳳陽府壽州北故城存焉

○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先是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賊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乃與巨源及劉崇之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曦僭立四十一日先是侂胄密以帛書遺丙云若能殺吳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廟祀焉

綱目斷曰誅者討逆之詞吳曦僭竊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之與楊巨源倡鳴大義聲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罪人斯得市不易肆宣播詔旨群黎鼓舞可見以逆加順人心不從其從之者不過苟免刑法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綱目予奪之旨嚴矣

○方信孺如金師○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爲副使知沔州即興州以吳晞反故更名沔州

巢睫子曰楊輔曾受朝廷密詔便宜從事以誅曦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而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遂遷延不發及曦移輔知遂寧爲楊輔者縱不能討曦當如楊震仲飲藥以死庶有可稱乃以印授通判韓植而之遂寧則是反賊臣矣安丙誅曦之後使不忍殺輔亦當論輔於朝俾除名安置可也不能明正其罪而反趣其還成都及輔有宣撫使之命而丙甘爲之副丙失之矣

○許奕爲四川宣諭使○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誅受僞命人徐景望以其逐劉崇之故也○金以完顏匡爲左

副元帥○四月以陳侗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金以紇石烈子仁爲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圍皂角堡金木虎高琪來戰好義敗績皂角堡在秦州○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

綱目斷曰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柰何惟與通判而已宜其心之不平也又況信讒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銜巨源者罪有所歸而寃有所伸也

○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七月以不儔爲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

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王枏如金師枏倫之孫○元取夏幹羅垓城○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初韓后崩楊氏時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楊氏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氏柔順勸帝立之不聽竟立爲后后由是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賛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

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狂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殪殺之復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其罪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顏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靖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

呂氏本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興兵侂胄計姦極惡海內切齒恐無善後之計乃假恢復之名以為固寵之謀抑不思兵凶戰危不可僥倖人

爲計則得矣天道肯從之乎

○陳自強有罪免時韓侂胄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璧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州郭擇連州並縣名安置○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愷赦○十二月以丘崇爲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二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時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栩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復秦檜爵謚○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

史臣曰嗚呼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恥復土彊爲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其言爲恨往往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浩而是張浚侂

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盜首虜庭是何與平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爲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仇家使其心焉可乎哉

○臨安府大火○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先是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竿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于軍器庫遂命罷兵○衛涇罷○鄒應龍如金賀生辰○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七月召丘宗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大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遂斥外及入樞府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許奕及金完顏侃來○九月及金平完顏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以伯祝爲安定郡王○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金主璟卒衛王永濟永濟世宗第七子也

金主感敕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遂傳位焉

史臣賛曰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燦然可觀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二月錢象祖罷○元滅蔑里乞部○斡赤剌部降于元

己巳二年金永濟大安元年○夏天祐元年○元太祖四年春正月詔内外條陳節用事○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畏吾兒國降于元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先是元妃李氏與完顏國定策立永濟而章宗遺詔力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二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李氏及賈氏○五月起復史彌遠爲右丞相○元主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爲好夏自是益衰○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名詢○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老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元侵金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元太祖五年春正月詔戒監司守令

○五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虞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適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贈尚知乎○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金王立其子胙王從恪爲太子○八月夏人寇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元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十二月婁機罷○金禁傳說邊事先是金主嗣位有詔至元元主問金使曰所君爲誰曰衛王也元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策馬去金主聞之益怒欲俟元主再入貢而害之元主知之遂與金絕元主怨金主之嘗欲害已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元侵金桓昌撫州

○趙師睪罷時有武學生犯事師睪撻之逐出國門諸生訴之遂罷

辛未四年金安安三年○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夏太祖六年春正月敘州蠻攻陷利店砦○三月臨安府大火○西域哈兒鹿部降于元

○四月國子司業劉爚奏乞開僞學禁刋朱熹四書于太學○元侵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元主不許先是金約合

買住鎮守北鄙知元將侵邊壤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元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北路招討使秸合合打乞和（雲中今大同府九原即五原郡）○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六月余嵘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元之難不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元于灰河紇石烈湖沙虎遁還金師遂敗績元遂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時千家奴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元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元主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湖沙虎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遁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元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元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元主復遣其大太子木赤二太子察哈歹三太子斡可歹（後為太宗）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元閏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

元追之金師潰于會河堡元入居庸關而去先是元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家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元兵至或謂九斤曰元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討萬全元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明安問元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元以虛實告之元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元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爲前鋒胡沙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平間道而已土豪喻之曰溪澗曲折我輩悉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南行元兵躡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元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元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元游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誓迎戰元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門外灰河在大同府朔河南翠屏山在大同府渾源州恒山南其秀麗如翠屏然德興府今保安州弘州在大同府尉州北今廢之昌平今屬順天府懷來縣今爲衛屬萬全都司縉山縣今隆慶府永寧縣豐閏密雲二縣屬順天府撫寧縣屬太平府平灤二州註見前清州今河間府清縣滄州今河間府遼河南出遼東都指揮司之境外析代二州俱屬永原府居庸關在順天府北奉聖州今保安州野狐嶺在萬全右衛

○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誡飭邊備以金有元之難也
○十一月金以徒單鎰爲右丞相鎰初爲上京留守聞元
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
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禦備
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
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
從瑾謀及桓昌撫沒于元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聞之
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
主嘉之徵拜右相鎰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
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
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金紇
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爲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嬀川○金獨
吉千家奴免貶完顏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灰河會河
之敗也金之精銳皆盡衆謂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
而胡沙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嬀川在隆慶州界咸平路今河間府
○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夏光定二年○元太祖七年春正月賜李好義謚忠
壯以誅吳曦功也○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元之難也○金
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言曰達旦兵來必不能支一
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劾其十五罪○元取金

宣平府元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元兵大敗元主與赤駒駙馬復擁楯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元主始得脫身走四太子愖雷後為睿宗因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宣平府今萬全都司○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昱尋卒無子其壻陳日煃遂主國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昊昱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煃因襲取之○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唐制敕牒須中書省宣署申覆然後施行今皆空其姓名令買者自簽書也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金泰始劉二祖寇掠淄沂州淄沂二州名淄州今濟南府淄川縣是也沂州今屬兗州府

○秋七月雨太廟屋壞○十一月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及赦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夏光定三年○元太祖八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樓鑰罷○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金完顏綱及元戰于縉山金師敗績時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元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八月金胡

沙虎弑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先是湖沙虎矯詔以誅反者招治中福海執而殺之奪其兵乃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沒撚於廣陽門福海男符寶鄒陽都統完顏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輦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

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瞋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入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入望乃詣訪之鎰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元使乙里只如金議和且請婚也○金以徒單鎰爲左丞相○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爲

太子○金追廢其主永濟爲東海郡侯○十月元復使乙
里只如金○金木虎高琪及元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元
遂圍中都時元主兵至懷來鎮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
四十餘里元主乘勝至古北口留可忒薄察等帥軍守之
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壁拒之元主不得入乃別帥
兵趨紫荊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誘之使南至涿易
聚兵擊之元主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橋胡沙虎方
病足乘車督戰元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朝高琪以紇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
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
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
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師大潰元兵進圍燕京懷來鎮今爲衛屬萬全都司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紫荊關名在保定府易州金以燕京爲中都今順天府
○金木虎高琪還自師殺紇石烈胡沙虎金主命暴胡沙
虎之罪以高琪爲左副元帥高琪戰敗自度必然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紇軍圍胡沙虎第殺之取其首請之金主赦之○元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
○元狗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觀州今河間府景州
○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元分兵狗金河北河東山東
州郡多下之時元主留怯合及哈合次燕城之外分所降
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太子

木赤察合歹斡可歹三人分將循太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路之兵金皆發往山後一帶防過州郡無兵可守悉發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元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元兵遂由真定威州趨黄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别將薄察等亦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元主自將由中道破雄漠青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眞德秀如金賀即位不至而復○大口天喜峯口也在順天府遵化縣北

甲戌七年金真祐二年○夏光定四年○元太祖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元狥金彰德府知府事黄櫃九住死之○元狥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元是時元主還自東山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琪言于金主曰達靼人馬羸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在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盍遣使議和得彼出居庸關後國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元主許之○元使乙里只札八如金納幣○元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

州○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督之起居舍人眞德秀以爲不宜與從之○元使乙里只札八如金迎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爲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元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温死之○四月金及元平元主既成婚乃出居庸北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元允和大赦國內元勢日強大然止居故地壤○金以僕散安貞爲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惟眞定清汾大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元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黎○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鎰卒時元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衛主之弑元人之難轉危爲安惟鎰是賴焉○元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沒喝領其事統金降民○元木華黎狥金大定府烏古論寅荅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王殺銀青推寅荅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爲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柰

何坑之木華黎乃止以寅荅虎權北京留守兀葉兒權兵馬帥府事○元狥金霸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大定府在遼東都司城北潢水之南即大寧城遼號中京金號北京霸州屬順天府

○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遂與六宮啓行元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觧和爲欵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斫荅等爲帥降于元秋七月元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圍燕金主之南遷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温而推斫荅及北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于元元主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斫荅斫荅合其兵以圍燕京良鄉縣屬順天府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

○八月劉爚除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朱衣金帶辭不允十月奏乞絶金虜歲幣○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時元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

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盖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元兵狥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元取金成州○十二月元兵狥懿州金節度使高閭山死之○金石天應以興中府降元○金張鯨以錦州降于元順州今順天府成州今大同府懿州在遼東都司廣寧衛錦州在遼東都司城廣寧屯衛○嗣秀王師揆卒○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蓬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爲李鐵鎗其黨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別全與仲兄福俱然濰州今萊州府濰縣北海縣今省入濰縣也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元太祖十年春正月詔舉將材○以師禹嗣秀王師揆之弟○夏人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元○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金僕散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其衆尚萬餘○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儀爲帥○安定郡王伯祝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南奔元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時燕京被圍內外不通平章木虎高琪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

殘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遂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元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元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誅之盃有餘白瀝者舉罰之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盃也一說白罰爵名飲不盡者以大爵罰之魏

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若是也廣平府直隸京師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貞祐寶券○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縣歸德府今開封府歸德州益都府今青州府

○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糧遷官令○金定敗敵功賞令謂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却敵敗敵有差○冬十月劉爚除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辭不允○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大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禮而反絶之也故有是命○賜張栻謚曰宣○元三合侵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時元主次魚兒濼遣三合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磵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元兵還陝州自三門集津乘河氷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元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

元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爲王故議不成潼關在河西分界歷代皆為要害之地嵩南府與陝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山在河南府三門山在黃河中門北曰人門謂之三門集津

○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眞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爲元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爲郡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達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直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直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達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

能早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媮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十一月以伯澤爲安定郡王

○金以王世安爲淮南招撫使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遂以爲招撫使自是南侵之謀議興矣○夏人寇金綏德○元兵狥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十二月元兵狥金大名府○元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元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闌徹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不花權帥兀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六年○夏光定元太祖十一年春正月賜呂祖謙謚曰

成○元取金曹州○金立遂王守禮爲太子更名守緒控
制樞密院事○二月前工部尚書劉爚卒贈光祿大夫○
元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元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
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爲經略使○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侯摯獲紅襖賊詰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改元已攻陷滕兗單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誅之○八月
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夏入寇金安塞堡安塞堡今爲縣屬延安府
○元狥金延安及坊代州經略使與屯醜和尚死之○十
月元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坊州今延安府中部縣代州今太原府
○十一月元兵次于沔池金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
還○十二月金以木虎高琪爲尚書右丞相時元人進兵
至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
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
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
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
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
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

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儀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元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殘廢不復憂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嵩州今為縣屬河南府汝州今屬南陽府

○元兵狥金平陽太原太名府○元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初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兀葉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引半引兵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其監軍高益縛致降木華黎殺之遼西平神水縣在遼東都司廣寧中屯衛元廢之

○陳伯震如金○金胥鼎會師敗元人于平陽鼎聞元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金主以其忠拜左丞遣還平陽鼎慮元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元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金人復潼關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元太祖十二年春正月元狗金觀州○二月金造貞祐通寶○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元狗忻代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猶然況今日乎○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元狗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破宋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圍襄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砦爲廬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安昌縣在汝寧府信陽州西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金以元帥在都監完顏寓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侯摯使完顏霆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漣水縣○元取金沔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詔方之請也詔略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恥未復念甫伸于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听命朕不食言

史臣曰金宋世讐也雖在所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

相承三世莫之敢議至於寧宗嘉定十年而始下詔伐金寧宗於此果有復讎之志乎曰語其舉則善矣然寧宗立國於金垂二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謀於人盖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詔曰狐兎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果有復讎之志哉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儔卒○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確山縣○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楊安兒之妹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爲夫至是李先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諭意遂以全來歸○九月元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濱棣博沂州○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會昌府○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遣兵數犯其境及歲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達靼聞之亦將歛迹豈宜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木虎高琪不從盖畏達靼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元徇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元取金密州節度使完顏萬死之○元取金益都府○金阿鄰入湫

池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磨旗山在安慶府桐城縣東南天水軍今鞏昌府秦州）

○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莒州在青州府）

○元以木華黎爲太師魯國王經略山南元主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蕃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免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璠乞以身贖其母與兄木華黎哀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遂城縣今保定府安肅縣蠡州今縣屬保定府）

○元圍夏興州夏主遵項出奔西凉州（西凉州今改屬凉州衛）

○元哲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元太子木赤伐烏思懽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入皂郊堡王師死者五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三月金訛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湫池堡（湫池堡在鞏昌府城東南）○王逸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赤谷在鞏昌府秦州西南）

○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興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史臣曰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於平戎則無事於禦與和矣而今乃下詔而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平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宜莫有過之者寧宗果將有志則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必議乎若夫欲議乎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而寧宗於此舉三策以並議是其平居之間未嘗預謀蓋可知矣傳曰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寧宗之無筭如此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金黃摑阿魯荅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鄜延○元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金賈瑀殺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荊關遇元人與戰而敗柔遂降元元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殺之遣使告張柔

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元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元兵所執至寧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猖獗失足之貌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爲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以李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元木華黎帥蕃漢糺軍自太和嶺狥金河東遂取代州隰州太和嶺在大同府馬邑縣東南

○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元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金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李全復密州獲金將黃摑阿魯荅夾谷寺家奴○冬十月元木華黎狥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尚書省李華死之時木華黎圍平陽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嘆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

董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元木華黎狥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參議官脩起居注王良臣死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乘勝講和宋不納由是和好遂絶○金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會師南侵○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夏光定九年○元太祖十四年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吶敗之○金人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方音棄城走○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顏賽不敗走先是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諫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

者不可勝計○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拭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洋州今漢中府洋縣）○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焴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畧使李瘸驢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雄州今爲縣屬保定府霸州屬順天府）○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胡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完顏賽不復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眙退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果州今順慶府）○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張福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詔丙爲宣撫蜀民心始安○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謀築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高琪固請

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麾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一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元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柔帥兵南下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師禦之既敗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滿城縣屬保定府中山府今真定府定州新樂所屬之縣名深冀鎮定四州俱屬真定府

○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遂寧府今爲縣普州今安岳縣俱屬潼川州

○六月安丙討福誅之○權知襄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先是金人圍襄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逐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河半渡擊之又

令守垻者佯走金人爭垻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中金人計無所施忿甚周城開濠四面輕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銳卒冒重圍轉鬬而進內外合勢軍聲大振自晡至三更金尸橫野訛可棄旗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迫之又敗之于范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日與之戰遂破之追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云○嗣濮王不嫖卒○丁焴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元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武州在大同府朔州西

○元取金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合河縣在太原府興縣北

○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爲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元狥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窳哥死之東勝州在大同府城西

○元木華黎次師于單州○元主伐西域諸國西域乃天竺國也初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隘以玉門關陽關西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金尚書右丞相木虎高琪有罪伏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儒喜吏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下琪于獄殺之○元伐高麗高麗王暾降之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元太祖十五年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之乃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湖陽縣在南陽府唐縣南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以不凌爲嗣濮王○夏人復

以書來議伐金○金以武仙遥領中都留守○三月金以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金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開燕寧九人爲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五月元狥金隩州兖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隩州今太原府河曲縣太定軍今兖州府○六月賈涉誘連水軍忠義副都統李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爲帥以拒命李全自化湖陵之捷有輕宋諸將之心以李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召先殺之○元楊在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東明縣在大名府長垣縣之來今省入開州○元木華黎取今嵐州絳州遂侵河中府不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元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崗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青崖崗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南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俱州名今大名府博州恩州俱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

○張林侵金濰州王福以城降○皇太子詢卒謚景獻○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入陷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行成○元木華黎次師滿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眞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

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鎗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命禁剽掠遣所俘恒山郡今真定府倒馬關在保定府唐縣西北臺州今太原府五臺縣鈔掠猶言掊取之也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定西州今安定縣西寧州今會寧縣俱爲鞏昌府

○元使荅忽如金○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青爲滕陽公

○十一月元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之木華黎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降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以降○元木華黎圍金東平府時金兵二十萬聚于黃龍岡聞木華黎在濟南衆未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木華黎迎戰金兵敗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華黎遂陷黃龍岡進取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元主克斡脫羅兒城先是元主入西域避暑于也完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

皆下至斡脫羅兒城留二太子圖之而自與四大子別攻城降之○元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元元主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元主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元主征西域次于尋斯干城楚材以金天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元主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元主亦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元賈涉命李全併將漣水忠義軍元以珪爲元帥○元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唆魯忽禿帥師次于東平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又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易水郡今保定府易州

○金復故主東海郡侯允濟爲衛王○得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域二月金乞石烈牙吾荅來救全敗乃還○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詔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燕寧及元戰寧敗死○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元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治之○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太子更名竑封祁國公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希瓘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毋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詰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避雨保長知其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莒天錫毋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反

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

史臣曰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莒爲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盖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賜工部尚書劉爚謚曰文簡從太常博士臧恪考功郎中樓觀之議也○七月以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青陽縣今屬池州

史臣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爲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

任教化而實仗夫刑罰觀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以與莒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加貴誠果州團練使○元主圍西域塔里寒寨元主住夏於西域速里壇可汗避暑之地至秋分遣三太子率右軍攻王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迭里密及班勒紇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九月立貴誠爲沂靖惠王柄後○十月復滄州○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府○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會大醫侯濟張子英除名金主孫疾二人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之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元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狥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鄜州洛川縣鄜州俱屬延安府○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師焚潁州○元入金潼關○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軍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張林以京東叛降于元元以林爲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膠西縣今兼州府膠州

○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荀夢玉如元始通好也○金更作興定寶泉○元侵金鄜州節度使六斤女奚列資祿都監紇石烈鶴壽蒲察婁室死之○元木華黎取金坊州遂狥隰吉州○元使阿含赤孫來○元速不解敗欽察部于玉峪解多改反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尚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凡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不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

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蘖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瓊厓二州屬廣東新恩二州屬肇慶府淨慈寺在杭州府西湖上周顯德中建寺有五百羅漢各高數丈媒蘖喻釀成其罪也

○元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帥師戍于隰吉翼等州○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六月俞應符卒○元主克塔里寒寨遂屠蔑里城大掠忻都而還忻都城在寧夏衛城東北○元木華黎取金牛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時金於牛心寨橋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游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強弱○秋七月元木華黎狥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兒次于晉安冀州之境晉安府今平陽府絳州○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降

○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十一月元木華黎狥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路以其新復故也○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爲不可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許浩曰爵祿人之所同慕也蓋惟大人爲能不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人以上以下之人未有不以其得喪爲輕重而因之以爲進退伸縮焉是以古之人君必寶惜之而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全慕斯能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崇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向慕則不可得而用之矣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許以使相繼以劉漢未平不與寧賜以錢五十萬太祖於彬豈惜一使相哉誠恐尊崇既極而他日不爲用也項羽未定而信越已王其後期而不至則不免於割地故卒相疑以至於誅夷使二人之王封於羽亡之日豈有是哉此用人者所以有養鷹之譬也斯道也賈涉知之史彌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鉞則許國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涉之言而惜之於初豈至是

式

○元主滅回回國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鮮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元主即日班師回回祖國即默德邪國也鐵門關即鐵門城也在撒馬兒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十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元太祖十八年春正月嚴贓吏法○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元木華黎復取之○二月嗣秀王師禹卒○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府師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號爲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元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氊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木從元主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元主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廣平王博兒忽從元主身更百戰死于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

温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宮則爲輔相焉○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元主循幸目連河而上命三太子斡可歹循河而下至昔思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温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苟夢玉還自鐵門關○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金行院總帥

牙吾荅討六哥殺之復邳州○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爲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日著遂有是命○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侍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訖而卒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德立懷怨夫人鄭氏恐其爲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

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
方入宮英王守純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
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術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于柩前大赦
謚大行曰繼天興統迹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卒年六十一

史臣贊曰金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爲志勤政憂
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群起者良以性本猜
忌崇信嬖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
臨事寡斷南開宋衅西啓夏侮捐棄中原招來多敵其

淪胥以亡宜哉

元伐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元速不
解滅欽察斡羅思撒里等部大掠西蕃邊部而還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十九年春正月錄程頤
後○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爲四川制置使與
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
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高汝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
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爲相者安可
黜耶又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
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寘重典金

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爲尚書右丞（行信初爲參政惡高琪之專每裁折之高琪忌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使李唐英來輸平○秋七月以師岳嗣秀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更名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王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爲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先是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荅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

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賛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詔遵孝宗故事宮中服喪三年濟陽郡今兖州府曹縣

史臣賛曰宋世内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偽外挑強隣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爲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新安胡氏曰立貴誠而殺濟王殆非寧宗之意也吁宋

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楊后
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
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撑柱五十年而後亡不
可謂非幸也

永新劉氏曰天不欲延宋祚耶何於理宗即位之初而
遭人倫若是之大變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諸后最
賢傳授最明惟宋一代而已四夷之所以率服者此也
賢才之所以輩出者此也仗節死難之士衆多者此也
中原虜陷之民誓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楊后
之虧恩史彌遠之弑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濟邸不得
其死其與夷狄之亂何殊焉禽獸之行何異焉於是宋
之家法國之元氣蕩然而無遺矣然而理宗之立實出
於楊后史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立兄而奪其
位也天命不爽尚監厥緒故復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
年而後亡噫天之爲德其明矣乎

巢睫子曰寧宗初年得黄裳彭龜年等輔導之功朱熹
爲講官開陳善道召用宿儒引拔善類政有可觀惜其
正心誠意之說言之雖切而寧宗聽之邈邈不能正心
以正朝廷不能察趙汝愚之忠而任用韓侂胄小人遂
使引用小人排斥善類以正爲僞以姦爲正開邊生事

毒流海内淮甸尤甚及函首求和貽笑萬世晚又遭史
彌遠擅權李后竊柄於内拱默無爲吁以寧宗初年與
其中年觀之人君之用人得失可見矣有天位者所宜
深耻
封兄濟陽郡王竑爲濟王出居湖州○九月召傅伯成爲
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爲右文殿脩
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
帝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
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以禮部侍郎程珌吏
部侍郎朱著户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
監王暨並兼侍講初德秀爲起居舍人兼宫講言事不避
權貴且惓惓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
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
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
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以真德秀爲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
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
妄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史彌遠用事力辭不至築室
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

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白鶴山在嘉定府邛縣西

○追封宗室希瓘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之本生父母也

張氏燾曰英宗爲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爲高宗後而不襲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過與不及英非英而孝非孝也理宗爲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爲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也此所以爲理歟無乃鑒前之失而然歟

○冬十月嗣秀王師嵒卒○夏及金平始用敵國禮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三終